



地扬了扬头,眼神坚毅地凝视这片肥沃的土地,那时那刻,给懵懂的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受——这是对生活的宽容与理解,一种坚韧性格就在那一刻悄然萌芽……

母亲的酸萝卜片

□王惠来

畅游

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得太累了。适当到山野中走走,也是极好的。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让人怀念。

黄杨山上的金台寺

□郭凤屏

卷风袭来忽吹散,黄杨山水下如天。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

5月5日至6日,中山作家、诗人前来珠海市斗门采风。就这样,我有机会走进珠海斗门县的黄杨山金台寺。

金台寺位于珠海市斗门县黄杨山,濒临南海,靠近港澳。黄杨山山势奇雄,清静幽雅,身临其境,如登仙,被称为“珠江门口第一峰”。如今的金台寺,已成为知名的宗教活动场所,每逢佛诞及习俗节日,寺内香客如潮,热闹非凡。

前往金台寺的山路上,雨后山林里清新的空气,泥土的味道,瞬间赶走满身的疲惫和所有的烦恼,身心仿佛得到久违的放松。

我贪婪地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在都市里钢筋混凝土中,让人都快忘了这世上,还存在着如此沁人心脾的空气。

此刻,我站在金台寺大开门对开的那一片平台上。一座黄墙红瓦的寺庙映入眼帘,这便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斗门八景之一的金台寺。修行调理身体,就应该在如此青山环抱、古木苍翠、清溪环绕、远离闹市的地方。

其实,我眼前所看到的金台寺,是重新修葺过的。据说,为保留这珍贵的历史古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斗门县政府就开始修复金台寺。因旧址已被水淹且交通不便,遂选新址于黄杨山麓“将军卸甲”处,此地风景秀美,前眺崖门海口,后枕黄杨主峰。在寺庙的一隅,有这样的记载:金台寺,原名金台精舍,位于黄梁村(今斗门县)黄杨山第二峰中腰(大赤坎村人称为乌苏峰),坐南向北。黄杨八景之一。南宋末年,诸忠臣护卫着祥兴帝赵丙于广东新会崖门海面摆开千艘战船抗击元兵失败,丞相陆秀夫背负年幼的祥兴帝投海殉国。大将张世杰率领余部突围,却在南海遇上狂风舟覆而亡,其尸漂流至黄杨山下的大赤坎,被村民安葬于黄杨山麓。遣臣承节侍郎赵时纵,大理寺丞龚行卿、翰林学士邓光荐等人为了逃避元兵的追杀,建寺于此隐居。清乾隆年间立寺并扩建,内有大块石横匾,刻着“金台寺”三个大字,字体刚劲有力。

如今的金台寺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经大开门进入,分中、东、西三条轴线: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大佛堂(楼上为藏经阁)。东轴线上为钟楼和鼓楼、客堂、上客房、齐堂(楼上为大楼)、东厢,供奉南宋三遗臣像,后座为二层的魁星阁,山门刻有一联:“金身永在,台镜常明。”据说,为清朝在广西任巡抚的邑人黄槐森所题。西轴线上为官客堂(又称尊客堂),其他尚有焙茶房、齐堂、库存房等附属建筑。远远望去,金台寺依山造势,长千余米的楼、台、阁建筑群,宛若一首豪华的大型画舫,停泊在清澈如镜的王保水库边。水绕雾萦,倒影荡漾,朦胧含蓄,飘飘缈缈,与山水浑然一体。绿茵掩映中,飞檐翘角的古刹气势与周围群山碧水遥相呼应,构成一幅如仙如诗的图画。

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得太累了。适当到山野中走走,也是极好的。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让人怀念。

小车沿着下山车道行驶,车内的我,蓦然发出感叹:黄杨山,虽然海拔只有五百八十多米,依山耸立的金台寺海拔也只有二三百米吧,她与海拔五千多米的西藏扎什伦布寺不能相比。尽管已是下午4点多钟,从窗外望去,只见阳光下的金台寺碧水缠绕,景色清幽,鸟语花香,充满禅意,且有古迹可寻,难怪吸引不少南北朝圣客。可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心说

“不行的,老婆,我说过这酸萝卜片,首先要用半盆清水浸泡一会儿,捞出来挤干大部分水渍,然后再重复一次,一定要清洗两次哦!”

“哎!我说老婆,炒这酸萝卜片,最好放点猪油,或是半肥瘦的猪肉,煎至金黄色而渗出油,最后再拌炒一分钟就可以上碟了。”我实在忍不住絮絮叨叨。

“知道啦!”妻子被我吵得有点不耐烦了,“你都说过好多次啦,我会照这方法去做的……”妻子似乎对我重复的提醒微有点嗔怪,但仍然一丝不苟在厨房麻利地操作。叮叮当当的碗碟撞击声,锅铲刮刮声,还有滋滋作响的油爆声……一阵阵浓郁的饭菜香而来,我那尘封已久的思绪,又如电影胶片缓缓播放,一幕幕拉回了那个青涩的少年时代——

我的家乡在广东省惠州博罗县,那是客家人的世代生活地之一。每逢冬末春至,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了各种各样丰盛的农产品。在记忆中,浸泡酸萝卜片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的一种手艺。在这时节,母亲自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腌制酸萝卜能手。印象中,母亲每年都会从萝卜地里亲自挑选萝卜:长相一般,或者是采拔时破损了,甚至是奇形怪状的,母亲便把这些用来泡制酸萝卜片。

12岁那年,我曾经愣着天真的语气问母亲:“妈,我们有那么多又好又大的萝卜,为什么不拿去泡萝卜片呢?为什么要选这些奇形怪状还是损坏的?我们自己吃不是要吃好点的啊?”

我问这话的时候,母亲正在田里筛选着萝卜,她的左右两边各放着两个大竹筐。母亲一边将

已地从地里拔出的萝卜,按她自己制定的标准熟练地抛进不同的竹筐,她一边忙碌一边对我慢声细语:“阿来,我的傻崽,阿妈挑出又大又好的萝卜,明天是要送到市场的,漂亮的萝卜才能卖个好价钱。要不,你兄弟姐妹几人的生活费和学费哪里来啊?那些看似有缺点的萝卜,也有大用处不能浪费。我们拿回家洗干净切成片,把它们浸泡成酸萝卜,同样是一道美味的菜呢!”

冬末春初,微风凉凉地抚摸着稚嫩的脸庞,也轻轻地拂过母亲隐约可见的白发鬓角。她扬了扬头,眼神坚毅地凝视这片肥沃的土地,那时那刻,给懵懂的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受——这是对生活的宽容与理解,一种坚韧性格就在那一刻悄然萌芽……

“可以开吃啦!”妻子一边解

下围裙一边对着我和孩子呼叫,把我从遥远的念想拉了回来。眼前的这份酸萝卜片,是我清明节回乡时母亲特地做好让我带回中山的。

临行时,母亲像往常一样疼爱地叮嘱我,要爱惜身体;要多花精力教育子女;提醒我要有学识有修养;做生意要厚道才能得福报;要常回家看看;要多结交善良上进的朋友;要懂得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这些叮嘱,她对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但每一次,我都会耐下心来认真地倾听,对母亲爱意浓郁的叮嘱,我眷恋而难忘。

都说养儿十个月,担忧九十九——也不嫌多,母亲每一句嘱咐,我都一一点头,她才宽慰而满足地目送我开车缓缓离开。

是的,成年后,我在远离家乡的一座城市创业、恋爱直至成

家。妻子的生长环境与我不同,经历也不大相似,有时她对这种自制的、粗糙的、口味与长相都朴素的萝卜片不大喜欢。因此,成家后,那些充斥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里,我也会将那些在过去年月里因经济条件不富裕才吃的清炒萝卜变成现在的一道美味佳肴,放上肉,再拌一点猪油,这样增加更多好的口感,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从另一种实质里领略到母亲给我们那份纯朴无私的爱。

也许,在如今这个物质不再缺乏的生活里,要妻子和孩子完全领悟我与父母在那些年代特有的、带点酸涩的生活是不容易了,但我能做的,是希望在城乡三代人的亲情之间,搭起一条纽带,让一个家族的艰苦朴素、坚韧不拔而又相亲相爱的品质,延续下去……

洋芋花开

□万传芳

记忆

缺粮食的日子漫长又难熬,饥饿的肚子是一只时钟,到了饭点就在胃里面敲动着。洋芋开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花开了,地下的果实也该开始生长了!有了洋芋果实,日子就好过了!

在老家,人们称它为洋芋;在城里,人们称它为土豆;后来学了植物学,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学名:马铃薯。相比之下,洋芋这个名字,如大人给孩子取的猫娃、狗娃的小名,不好听却叫着顺口。

曾经有很长时间,我忽略了它的名字,直接称它为“粮食”。那时,我的家乡种植着大片的洋芋。它实在是容易服侍的农作物:冬天的时候拿出洋芋种子,用刀从中间切成两块,拌上草木灰,把有刀伤的那一面放进地里,盖上一层土,不出半个月,地里就会钻出一颗颗嫩芽。那些埋进地里的种子当然是多芽孔的,而洋芋种子也实在够憨实的,从每一个芽孔里都能长出一颗苗。初生的时候,它的茎和叶还没有展开,不过却很结实。过些时日,朝地里洒上几担农家肥,它便开始展叶了。

它是耐冻的。整个冬天,它

们缓慢地生长着,直到立春过后,下了雨,施过一次肥,它便疯长起来,抽藤、长叶,一点儿也不含糊。到了农历三月间,天气热起来的时候,不知是谁家的地里最先开出了一株洋芋花,第一朵盛开的花叫醒了旁边的花蕾,于是,几天之间,田野里全都开满了花朵。那些卑微的花朵,静悄悄地盛开在绿葱葱的土豆藤上。白色的花瓣,橙黄色的花蕊。

它虽然也是花,然而却不好闻,有一股令人头昏的气味。洋芋花开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日子也随之到了:稍微好一点的人家,粮仓里面还剩一点儿稻谷一点儿玉米,勉强撑撑到夏末收玉米的时节;大部分人家,剩下的玉米仅够吃玉米糊了;还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借粮度日了。

缺粮食的日子漫长又难熬,饥饿的肚子是一只时钟,到了饭点就在胃里面敲动着。洋芋开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花开了,地

下的果实也该开始生长了!有了洋芋果实,日子就好过了!

过了立夏,熬到农历四月初,人们都在猜测:谁会去洋芋地里挖开第一锄呢?大家你瞅着我的地里,我瞅着你的地里,就是不去挖开第一锄。又过了几天,实在等不及了,也懒得管有没有人挖开第一锄,自己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扛了锄头去地里。挥起锄头小心翼翼地挖开土壤,果真见到了果实:它们只有乒乓球大小,白白嫩嫩的,模样可爱极了。它们正处在快速期,在地里多呆一天,果实都会更大一点。挖洋芋的人挖了几株就舍不得了,得把它们放在地里慢慢地生长。这个时候的洋芋,皮薄薄的,用一块小瓷片就能剥下来。把洋芋切成薄片,用新换回来的菜籽油炒了端上饭桌,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又香又软,它的美味,是任何蔬菜的味道都不及的!

地里的洋芋铆足了劲长个头。又是一个节气之后,它有鸡蛋大了,皮的颜色变黄了,味道不如刚上市的时候粉嫩了。狠心挖了小半筐回去,剥了皮,放进锅里整个煮起来。待锅里的水煮开,汤的颜色变浑了,空气中有土豆的味道时,把它盛起来,沥干水分,放到锅里用柴火炕起来,有锅耙的时候,撒几勺子菜籽油,撒上盐,在锅里面搅拌几圈,炕洋芋就做好了。它们被端上餐桌当成了主食,吃了这一顿炕洋芋,也等于一个家庭正式宣告:从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家里的主食就是炕洋芋啦!因为,最后一粒玉米已经填进了饥饿的胃。

日子还长着呢!玉米苗还在地里长个子,秧苗也刚刚插进地里。缺粮的人家,各家丈量好了一家人的胃,每天背着背篓去一次地里挖洋芋。地里的洋芋一天天地老了,洋芋叶子变黄了,藤

子趴在了地上。终于有一天,洋芋皮变得黄澄澄的,皮和肉紧紧地粘在一起,得用削皮刀才可以削掉皮了。它们熟透了,不能再在地里呆下去了。每家每户赶着天晴的日子,扛了锄头,背了背篓去地里收获洋芋。土地被翻开,大个头的、小个头的洋芋,统统装进背篓里面,背回家去,堆在屋角,一家人守着洋芋堆过日子。

在我的少年时代,每年夏天都要吃炕洋芋。后来到了广东,才知道洋芋还有许多种吃法,其中最为高雅的吃法,是把它们切成条,用油炸了,美其名曰薯条,在西餐厅卖很高的价钱。许多个周六的下午,我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点一份薯条,找一个角落坐下来慢慢地品尝它们。虽然它们披上了华丽的外衣,然而,我依旧能吃出洋芋的味道。我知道,我忘不了洋芋。

一段慢时光

□陈海燕

新语

事如春梦了无痕,太匆匆,人生几何,能与君相遇。

日暖风清,春色撩人,那颗从冬日沉寂了一季的心,就像被一冬的雪覆盖过的小草一样,适逢春的召唤,变得蠢蠢欲动,破土而出。忽然就有了想出去走一走,透透气的心思,鼓浪屿成了我与好友不二的选择。

有人曾说,鼓浪屿,是一个需要你悠然踱走,慢慢细看,才能领略了其中的风情,读得懂它美的地方。也有人说,鼓浪屿,是一个你去与不去,都会后悔的地方。可当我们踏着石板,迎着海风,沐着晨曦,似穿行在一个个异域的国度所带来的那份新鲜与震撼,安宁中没有一点车马的喧闹,就觉得无悔了。只要你

漫步其中,就会发现曲曲绕绕,兜兜转转的巷弄两旁,草木葳蕤,林木青翠,花团锦簇,房子建得错落有致,布局合理,却又各居一隅,既有中国传统飞檐翘角的庙宇,有闽南风格的院落平房,也有中西合璧的八卦卦楼,还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还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你会感慨,小小的鼓浪屿,承载了太多的前尘往事,历史更迭,人事变迁,时间的利刃,仿佛只对人起了作用,那些老宅,静静的,默默地见证着世事的变迁和无常,时间没有让它变老,却愈发显出它的魅力。

我们沿着巷弄,一路探访,

落叶、藤萝、木阶、栅栏、风铃、老屋、小店、旗袍、新娘、隐约的花香,悠扬的琴声,像揉碎的清波,荡起了涟漪,随心潮起伏,冲刷着平日隐藏在角落的坚硬,郁积,烦嚣。心变得妥帖柔软,如释重负,或许所有的都可以遗忘,或许所有的都可以记住。事如春梦了无痕,太匆匆,人生几何,能与君相遇。

我庆幸来之前好友做足了功课,也预备了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足够从容,来解读这里遇到的美好,饱览了老屋的两个小女人,从时间斑驳,有了历史印记的老屋抽离,缓缓沿着环岛路,听着涛声,一路喁喁私语,怕扰

了别人,也怕别人扰了自己。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无拘无束,一路的倾心交谈,无所保留,我们都把自己埋得太深,藏得太累,原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叫做心事的河流,不是不知道,而是平时无暇顾及,还好,那一刻有人倾听,给予安慰。一番甘畅淋漓的交谈,确实让人身心舒泰,豁然开朗。这一段从日常繁忙,家务芜杂,孩子,工作,书本,手机抽离出来的慢时光,因为旅途,因为远离熟悉,让我愿意重新审视,认识自己。那些日常忽略的笨拙,固执,粗心,因为旅途,让我知道了自己欠缺与不足。那些性格里的温和,健谈,善

良,也能通过别人的微笑与赞许反馈给了自己。人生是一场修炼,我们都不尽完美,在旅途中修炼的我们,因为遇见,所以得知,因而多了一份坦然与从容,宽广与谦卑,低调与沉稳。我们都在成长,那怕变老,也还有着迎接未知的勇气与欢欣,期待与希冀。

这一段慢时光,是心与心的坦诚相见,爱与爱的交辉相映,是释放,也是收获。感谢沿途的美好,那怕岁月老去,风景已成照片中那帧想不起的画面,可我还记得,你的微笑以及我的那开怀的样子。

